

我第一次遇见那个人的时候，他正在杀人。

我没有阻止他，因为害怕他将我也杀掉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他没有看见我，因此让我顺利逃掉了。

第二次见面，我们温文尔雅的握手，相互自我介绍，他告诉我，他是个记者。

“全职吗。”我问：“有没有兼职？”比如杀手？

他礼貌地微笑了一下：“基本算作全职。”

“有危险吗？生命危险。”所以你才要杀人？

他哑然而后失笑：“不会，我很安全。”

我不再说话，为自己的淡定而惊讶。

要知道，我面前站着的，是一个杀人犯。

他将锋利的刀刃抵在被杀者的喉咙上，嘶啦一声，轻快而安静地结束了那个人的生命。

你看，有时候生命轻如鸿毛，也可以是这样的方式。

第三次见面，他带了女朋友来，是个冷面美人，几乎像个人偶，没有表情，一言不发。

桌上的其他人都有意无意逗她说话，她却只转动着眼珠以示反应，除此之外毫无活人征兆。

我有些害怕，你们应当能理解我的害怕。

饭中，我到厅廊尽头的阳台上抽烟。冬风清寒，我眯着眼睛想事情。

烟燃到指尖前两寸时，我听见后面有细微的响动。

那是极其细微的声响，应当是我从没放下的害怕使我听见了它。

转过身，不出所料，是那个人。

他似乎没有料到我的敏锐，视线相撞时他眼底浓重的阴沉还没来得及切换。随后，他换上一副亲切的微笑着的面孔。

“出来透气吗？”他沉静地问我。

我却因为那个在我背后展露的阴沉神色心慌意乱。

“有点闷。”我胡乱应道，飞速思考着他的目的。

“嗯。”他向前走近一步，在距我不过半米的位置直直地看着我：“是这样，我的女朋友，她很想认识你。”

我讶然，并因没为这个始料未及说辞想好对策而愣住了。

他又微微笑了：“她邀请你这个周末来我们的家。”

我看见他眼底的阴沉如同旋涡一般开始积聚，而他面上的笑容不减半分。

这个魔鬼。

“能请你赏光吗？”我定定地看着他站在我的面前，优雅温柔地邀请我走向死亡。

我想我再也掩饰不住面上的恐惧。